

# 璐璟 透过植物观察世界

文 王小柔



璐璟(左)和惠东

## 对话璐璟 爆火并不意味着一直火 找到让自己舒服的状态

**王小柔:**想让内容得到更多的流量,你认为应该从用户思维出发还是从自己的喜好出发?

**璐璟:**说句心里话,我觉得流量很残酷,大家在这个时代不能因为流量而迷失。如果我迷失了,我就无法做“一方见地”,因为它不是一个编好的剧本。我们最初没有什么方法,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参照。所以我们前期的作品还是蛮自我的,然后我们收到了一些“粉丝”私信,建议我们做一些身边的植物,做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水果、蔬菜。有了这些沟通,才有了“粉丝”画像,于是我们做了一些内容的调整。

**王小柔:**短视频流量那么大,你为什么还要写书?书的传播要比短视频慢得多。

**璐璟:**现在看书的人似乎是越来越少了,但纸质书为什么还存在?因为看书的那个感觉跟看视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特别是当我回归到文字创作,没有音乐和影像的辅助,单纯用文字来吸引人,你的内容,你的留白,你的想象空间都要靠文字来构建,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视频创作更艰难的过程。当代人非常需要留白,就像中国画所包含的那些禅意。

**王小柔:**你做了五六百段关于植物的短视频,在给大众普及植物之美的时候,自己是不是也变成了植物学家?

**璐璟:**知识是最容易吸引“粉丝”的,告诉你我知道的东西比你多,让你觉得我可以告诉你更多,人们就会关注你。知识是人类的财富,我们必须了解它,但它不是全部,是不是终点?其实,这是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。有的时候我会为了一个植物知识去请教专业人士,但这些请教经常得不到答案,而且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。所以我就想,我们真的要一直去钻这个洞吗?当然它很重要,因为掌握知识是我们了解大自然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,但是,我希望大家不要被它困扰,不要因为它而失去了自己的想象力,也不要因为它存在,我们就去质疑,不去创造。到野外,有太多太多的未知了。

**王小柔:**你觉得带货会伤害“粉丝”的热情吗?

**璐璟:**每一个视频号,每一个人,都会走出不同的方式,因为自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基于个体衍生出来的内容形式。当你的内容足够真诚,你有了“粉丝”,在自己内容的基础上衍生出来变现的方式,都是可以接纳的。所以大家不用觉得带货跟我们的内容有很大的冲突。

**王小柔:**你把自己的状态比喻为“石缝里的树”,能否具体解释一下?

**璐璟:**因为我们也需要生命力,需要外界环境足够丰饶,足够包容。我们并不擅长知识传播,而是比较关注生命的本质,从古至今,从国内到国外,我们从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生命本质的追问。我们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?也许答案就藏在一棵小草的韧性里,一棵大树的仰望里。

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首届中国自然影像创作者大会现场,我正在找座位,见两个人从黑暗的通道那边过来,我对着其中一个人喊了一声:“璐璟!”她冲我招手,笑着回应。尽管彼此陌生,但亲切感油然而生。

“一方见地”,全网坐拥千万“粉丝”的一个短视频内容号,在网络嘈杂纷乱的海量推送中显得特立独行。我不太关注植物,总觉得植物过于安静,不像动物那么灵动,所以即便在最美的山里,我也从来不会为一株植物停留。但“一方见地”却让我沉迷地刷起了手机,三四分钟如同纪录片的内容,讲述着山林里每一株植物的诗意美好,点燃了我对草本的好奇,甚至在璐璟的店铺里买了一本重达7公斤的《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猴皮书纸博物画》。

终于,我也会被植物的野性打动,在野外留心看枝干上的每一个曲折、每一个疤痕,看它们在生长过程中抗争困难时留下来的痕迹。璐璟说,这是时间和生命共同塑造的艺术品,这种美真诚而动人,“一方见地”就是要要把这种美传播出去。

璐璟和惠东成就了“一方见地”,一个人讲,一个人拍,很多媒体把这对生活在福建的小夫妻描述为住在深山里“神仙眷侣”。璐璟说这是误导,他们目前住在武夷山下的县城,就算住进山里,也还是可以开车去超市,生活跟大家没有什么不同。我想,还是有些差别,那就是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。

### 热爱成全了短视频爆火流量 寻找自然科普内容的生命力

分享植物知识,一个多么小众的领域,两个人无心挂碍地竟然把“一方见地”做成了“顶流”。其实,最初他们没觉得这是一项事业,只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都很安静,平时喜欢做盆景,福州天气太热,所以他们搬到海拔稍高一些的山里,这样山石上的苔藓容易生长。到了周末,他们就爬爬山,拍拍照。2020年2月,因为疫情,两个人被困在山上,这或许是大自然的一次刻意挽留,足够的时间,足够的大自然的花开花落。一个普通的下午,璐璟和惠东在竹林里漫步,到傍晚5点,一道暖黄色的光照在璐璟面前一片片白的叶子上,它是一种蕨类,非常高大。璐璟觉得植物像一个人一样站在自己的面前,好像有很多的话想说,于是萌生了一个念头,她跟惠东说:“我们拍植物吧,用短视频,用视频的语言来帮这些生命做表达。”

当时他们不了解短视频,也不了解什么运营方式,更不懂获得流量的技巧。所以做“一方见地”并不是一件被规划好的事情,而是一个由兴趣爱好衍生出来的内容。大概做了一个月之后,一条视频爆了,当时大约是3000万播放量,100万点赞,10个小时内涨了100万“粉丝”,这些数字的迅速叠加让璐璟和惠东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流量,什么叫“粉丝”增长的速度。他们觉得太神奇了,因为两个完全不懂网络运营的人,甚至不明白短视频是个什么逻辑,突然就成了“网红”。

“涨粉”,给了他们很大信心,但也让他们进入迷茫期,因为不知道“粉丝”为什么喜欢“一方见地”。那时候内容的持续力可能在于

你拍了什么植物,植物会帮助你成为热点,但这并不是璐璟想要的,她希望大家对于内容的停留来自自己特有的表达力,“靠植物吃饭”的感觉对璐璟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安全感,这个视频号要长久运营下去,风险性还是很大的。

接下来的大半年,两个人没有任何收入,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有收入。两个人被封在山里,家人和朋友都见不到,心理压力特别大。那是最艰苦的阶段,现在回头看,内容爆火并不意味着可以一直火,有了“粉丝”之后内容跟不上,也没有用,流量很残酷,特别是对于小内容创作者,没有任何参照,本身的土壤就非常贫瘠。

当璐璟一次又一次对这件事产生怀疑的时候,惠东却表现得特别坚定,因为他看到这样的内容有那么多人喜欢,能收到大量私信,大家的肯定特别让人感动。有一位胎位不稳定的孕妈妈在医院里给他们发私信,说看到大自然里植物的坚强,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也可以这样。这些留言给了璐璟更多的力量,一期一期的短视频就这么坚持下来了。

璐璟说:“我很感谢这个时代。我们这样一些很小众,而且不怎么去社交的人,还能看到别人的感知,甚至我们有时会对自己的语言模式都不自信,自己做的内容是不是可以让人理解,我们毫无把握,‘粉丝’对内容的肯定比金钱更有力。”

### 小众内容变现之路 卖书获得第一桶金

“一方见地”在拥有200万“粉丝”的时候,把一本《DK植物大百科》卖爆了。当时璐璟并不知道怎么带货,只是很喜欢那本书,做了两条视频,瞬间卖出上万本。后来跟出版社的人聊天,他们才明白,这是一次销售奇迹。之后陆续有了广告,还做过两次生鲜带货的尝试,其中第一次带的是青梅,特别酸,只能酿酒或者做蜜饯。这种很小众的水果,他们竟然带了两万多件,璐璟第一次感受到,原来小众的力量也可以这么大。对“粉丝”有了一定了解之后,他们又带了一本很冷门的大书——《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猴皮书纸博物画》。

有了内容力,大概率都有转化的能力。转化的方式有很多种,每一个视频号,每一个人走出的方法都不一样。

2022年,央视一个栏目邀约“一方见地”做二十四节气的内容。这个邀约慢慢促成了璐璟最想表达的东西,她觉得这不算创新,而是“一方见地”的初心,他们开始往回走了。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模式,突破以植物为热点,突破以节气为时间点,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这个内容,他们也越来越有信心。

璐璟和惠东经常往林子里钻,只要进到林子里就很开心,无论是发现了新的植物,还是吃到了成熟的野果。在大自然里,生命本身的能量在增长,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内在的快乐,这种快乐与讲一个笑话让人哈哈大笑的感觉

完全不一样。在山野里待久了,植物就会变成很熟悉的朋友。发现本草真的是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,有的时候一眼就可以认出它们。不管是名贵的,还是路边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小野花,都有各自的美感。拍花很像是和大自然约会,不同的花,有不同的花期、时间、地点,有的时候拍了这个就会错过那个,错过可能就是人生的常态。

璐璟怀孕、生子,成为母亲。日子过得很快,一草一木间,为我们明示着生命的规律,让我们不用那么慌张,可以有像青草一般朝气的心声,也可以像松柏一般有力地老去。

### 大自然中的偶遇 每一次都是惊喜

璐璟的短视频里经常用“终于找到你了”开头。每一次的相遇,都是惊喜。

璐璟和惠东找了很久淫羊藿,终于在一个农户家门口的花圃里发现了它。农户确认很久只是拍摄,而不是去采摘或者破坏,才允许璐璟他们过去。璐璟说:“发现它的时候,真的太幸福了!”

为了拍雾中的彼岸花,他们等了三天,终于拍到了那片红色的花。雾雨蒙蒙,山路湿滑,两人却很开心。“天呐!太美了,雾中彼岸,一条路,彼岸花一层层地开起来,原来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这样的画面。”璐璟兴奋地说着,惠东直接躺卧在地上,抓拍挂满露珠的彼岸花。

### 每月在石家大院义演一次 最担心法鼓后继无人

老会习惯把牵头的人称为会头,按现在的说法叫会长。这领头人没别的,就是掏钱出力、遇事统筹协调、团结会员。民间老会的会头是大伙儿推举出来的,人品要好,能心甘情愿地为老会办事。我当时掌握的乐器比较多,但遇事不退,出钱出力,久而久之,老人们对我特别认可。

赶上组织个活动啥的,几十口人吃饭的饭钱,都不算少,就得咱自己往里搭钱。我媳妇以前总因为我当这个会头生气,埋怨我搭钱搭时间还搭人,没有任何回报,说干什么都比玩法鼓强。但咱不就是爱好这个吗!这个爱好可是能玩一辈子的,还弘扬了传统文化,是值得自豪的事。

我入会那年,老会基本上已经散架了。2008年村里拆迁,把排练的房子也拆了,几辈子积攒的老道具,只能暂存在村委会。老会要振兴,起码得有人、有地,得有排练场所啊。一直到2019年,村书记杨俊宝帮我们解决了这个大难题。村委会把杨柳青二环路批发市场内闲置的几间平房拨给我们,虽然没暖气、没空调,房子又旧,但怎么着也是有明确的地方,这就算正式恢复了老会组织。

打那起,我们每周都要排练一次。这几间平房总漏雨,总得修修补补,一段时间后,村委会和村书记再一次支持我们,在西青道金盛工业园划拨了一间大房子,供我们免费使用。2022年8月底,我们搬到金盛工业园,各种道具总算有了一个稳妥的存放地点,排练之余大伙儿也能坐

下来喝喝茶了。我们每个月到石家大院义演一次。每逢东寓法鼓老会创始人于五爷诞辰日,农历七月十六日,我们都要在古运河南侧的普亮宝塔底下举办一次大规模义演。第一天下午开始演奏,到晚上10点结束。第二天一早继续演奏,下午3点钟结束。各区的老会也会交流切磋,但参加这种活动就会产生费用,比如乐器家伙件的搬运费、人员的交通费 and 饭费……每次最少也得一两千块钱。

有时候我们去杨柳青广场排练,会有一些人围观。我找那种看上去对法鼓比较感兴趣的,拉人家过来玩。其实就是想为老会的传承找人啊!但这个人实在不好找,没有收入,还得往里搭钱,又占时间,演出机会也少得可怜……这怎么传承啊,实在太难了。

### 东寓法鼓原汁原味 百年老道具沿用至今

东寓法鼓老会的特点是不止有法鼓表演,还有笙管乐,演奏的都是古曲,绝对原汁原味。我们老会还有很多老道具,其中年头最久的是一对原木色茶炊子,一对原木色水管,两条“硬对”,都是清乾隆中期建会之初的物件。另有一件传了二百余年的领头头锣,两摞分别刻有“光绪三十年”“中华四年”字样的老笙,以及用了七十多年的云锣、铍、铙,保存得都比较好。

最有特色的老道具,是几十盏绘有《七侠五义》故事的提式灯笼。灯笼上的绢画破损严重,木架的雕花也磨坏了,如果想修,得找擅长东阳木雕的师傅。听说北辰区有干这个活的,我拜托北辰区的朋友帮忙联络。人家帮了忙,咱就得有人帮世故,起码不能

空着手去,得买点点心、茶叶,这些钱没人给报销,都是我个人的掏。灯笼的修缮本着“修旧如旧”的规矩,师傅反复画稿,确定后才动手修。这期间,西青、北辰来回来回可没少折腾,整整两年,总算修好了几个灯笼,大概花了6万来块钱。最后这笔钱是咱们政府部门为保护传统文化给出的,我们特别感激。

我们老会还保存了10对年画灯笼。这批灯笼最早是晚清时期杨柳青石家大院赠送的,共36对,每个灯笼四面有画,画的也是《七侠五义》的故事。据老人们说,早年每到春节,这些灯笼就会挂到杨柳青的主街上。灯笼随用随坏,上世纪50年代重新制作了一批,1977年又制作了一批,如今只剩下10对。另外,早年的会头李春兰是个泥瓦匠,给石家大院修葺房,干活肯卖力气,石家的人送给他一对官灯,可惜后来找不到了。

这些老道具经常需要修理,以前都是会里的老人李慕谦干这个活。有一回他跟我说:“你赶紧学学吧,以后能接下去!”我跟着李大爷从电钻打孔、拧螺丝开始学,逐渐地,补漆、修花啥的都能自己干了。前一阵子,有一盏老灯的底托坏了,我自己画线图,买材料,到芥园道找师傅给切割好,拿回来自己焊。

幸运的是,东寓法鼓被评为西青区的非遗项目,名气大了,吸引了不少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来玩法鼓。但一些绝活的传承还是困难,比如“肩挑茶炊子”,需要艺人有一膀子力气,挑得起百十来斤重的茶炊子。像会里的老人,年轻时下地种庄稼,挑粪、锄地,练出一身的力气,今天的年轻人哪干过农活?即使他们喜欢法鼓,也只能学学乐器。传承法鼓任重道远,但这是咱杨柳青的文化,是咱老天津卫的文化,我们会坚持到底,别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断了根儿。

## 讲述

### “90后”杨柳青东寓法鼓老协会会长 二百多年民间文化不能断根儿

口述 陈晨 采写 张一然



陈晨表演法鼓

陈晨是“90后”,祖祖辈辈世居杨柳青。以他的年纪,能与延续二百多年的法鼓老会结缘,并成为“东寓法鼓老会”的当家人,不遗余力、不讨得失地传承民间文化,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缘由,这些年他又经历了什么?答案就在他的故事里。

### 法鼓老会传承二百余年 年轻小伙子挑头操持

我是1994年出生的,家里几代都住在杨柳青十六街。我爸喜欢下棋,记得我三四岁时,他去村里棋牌室下棋,把我放在隔壁村委会活动室。那屋里有好多老爷爷练法鼓音乐,热热闹闹,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。一晃到我十七八岁时,从学校出来步入社会,看到村里的老人们还有练法鼓的,我觉得挺惊讶。再一细看,里面还有我小时候就见过的老人,比如卢兆桐,已经90岁了,还在玩嘛。

我跟这些老爷爷们聊天,将法鼓老会的历史捋出了一个大概。天津法鼓是在天津特有的历史文化土壤上发展起来的,综合了音乐、舞蹈、武术、绘画等艺术门类。法鼓乐队由大

鼓、铍、铙、钹、镗子、钹子五种打击乐器组成。天津各处都有法鼓,且各有特色。过去杨柳青有三大法鼓——东寓、香塔和永善,名声响彻京津冀鲁。清末,杨柳青人“赶大营”随左宗棠的大军做买卖,还将法鼓带到了新疆。那时的老会或者花会逢年过节就有演出,但凡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,也都邀请老会来表演。

我们十六街这个老会就是“东寓法鼓老会”,成立于清乾隆中期,由于五爷创立,有二百余年的历史。早先咱十六街位于杨柳青镇上的“元宝岛”,岛上文昌阁对面有一条东寓大胡同,东寓法鼓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据说,东寓法鼓的曲牌源于大觉庵的金音法鼓。那时候大觉庵在西青区前园村一带,地处运河岸边,周围一大片庙地,十六街最早的村民多

是给庙地种花木的花匠。

于五爷去世后,于二奶妈继承其衣钵。清末民初,村里有个叫李春兰的人当会头。到上世纪50年代,会头叫安汝才。这时候老会虽然盖了草房,但没有掌法的师傅,只得请来皇姑门的侯师傅及其弟子张茂泉传法。侯师傅传了三个徒弟,即吴恩洪、张桂新、李大先生。这三个人领了香,是这本会或本门的正式门徒。他们都没再授徒。后来东寓法鼓的会头多是了解一些传说、传承了法鼓艺术的人,并不是正式门徒。

上世纪80年代,村民曹连发任会头。曹连发去世后,法鼓老会没人牵头,渐成一盘散沙。

我看老人们还挺有心气儿,更主要的是,东寓法鼓音乐确实非常有特色,牢牢地吸引了我,我就说:“要让我出头挑这担子吧!”几位老人听了都特别高兴,他们打早就盼着有人挑头把老会重新操持起来了。2016年,我22岁,正式加入东寓法鼓老会。老人们没有因为我年纪小而轻视我,反而特别看重我、支持我。有的老人私下跟我聊天,说这么多年了,老会可盼来年轻人了,老哥儿几个开心,都把你当宝贝儿!”我一听这话,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